



那時我年少氣盛，他的苦口良言我當然聽不入耳。加以在收到錄取信的同一天，遇到了來澳到訪的香港世伯的漂亮女兒，可說是一見鍾情。兩件開心事合而為一。認定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青年。滿懷信心，整裝待發。向家人告別，向女友告別，前赴台灣。

抵埗之後，開學不到半年，卻頭痛異常。一來是真的頭痛，二來是見著書本頭痛。英文本來是我最弱的一科，滿以為到了台灣，必定使用中文。卻原來不單只書本全用英文，連課堂上教授所說、筆記所述，完全使用英文。我中學時所謂學到的英文，全部是文法、文藝、修辭、語法、歷史、地理。與醫科書完全是兩碼子事。頭痛之餘，惟有入院作全身檢查。發現是鼻腔竇骨發炎，勉強捱到學期結束，回澳後往港連續施了兩次手術，眼看不能繼續學業，只好休息下來，再訪我的老師。他給了我很多勉勵的話。隨著澳門「一二三」事件爆發，澳港連續暴亂。那時父母在外，於是臨危授命，接掌家族業務，暫時經營下去。後來世伯母癌症復發，盼望見到她的寶貝女兒在她有生之年可以出閣。這在我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稟明父母，擇日成親。世伯母終於在四個月之後去世。

我每日忙於店舖業務，難免冷落了年輕的嬌妻。婚後兩年，誕下了長子，忽略妻子的家庭生活。匆匆六年，妻子再度懷孕。我想到澳門始終前景未明，遂興起了前往美國之念。反正我的家人全在美國。於是妻子及兒子先行，我五個月後啟程。在美辦理移民手續。次女出生後全家回澳，過了大半年。想著不捨得放棄辛辛苦苦得來的綠咭，因此又再度單身赴美。找到工作，並重入大學。不過這次是修讀商科。每年設法抽空回澳門安排業務，準備學成返澳，而且努力說服妻子再來。此後四年，半工半讀的讀下去。在住滿了五年之後辦理入籍

手續。正打算修畢尚差的一科半英文必修科時，太太忽然決斷的提出離婚。那時萬念俱灰，但澳門的生意已經到了我不能不回去的地步；惟有單獨返澳把自己麻醉在工作之中。如此又拖拖拉拉了五年，終於辦理離婚手續。

最後，家族生意出售了，婚姻沒有了。在最絕望的關頭，遇到了我現在的妻子。她不嫌棄我的一事無成，願意與我同甘共苦。在掙扎了十多年之後，我又重返校園，進入研究院。苦讀兩年多之後，一一通過了各項考試，拿到了文憑。在執筆之時完成了論文，希望不久有幸通過答辯，領到碩士學位，完成我一生求學的心願。